

三吳水利錄卷二

明 歸有光 撰

蘇軾奏疏

單鐔書

元祐六年七月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
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
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
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一

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
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
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
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
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
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
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
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

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歷以來
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
秋漲水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
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
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
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
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
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二

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拱各二
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
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
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
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錡有水學故名問之出著吳中水
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
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
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

萬石其它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滂公私凋弊
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鐫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
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竊觀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
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
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
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
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見地形之高下耳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三

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
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
之茫然猶摘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
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
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
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歷
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
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

興而西漂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薄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四

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沒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

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極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間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五

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錐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埋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畊之日歲歲訢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

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
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
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
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菴盍溪昔范蠡
鑿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
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
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
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六

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
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
遂築此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
不泄浸灌三州之由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
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
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
處汙澱芟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
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

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
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
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
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
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
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
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
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七

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拱道每一里計三百六
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三十三丈
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
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拱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
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
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
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
八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

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毆瀆曰魏瀆
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碑作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
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
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
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
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碶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
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
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八

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
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
未達古人之智以致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
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
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
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
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鑿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
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覩主簿張寔進

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
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
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
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
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
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
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埋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
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九

本也竊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
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
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
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
東至太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
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
苧干瀆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之太湖之水入
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

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
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
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馮湖長塘湖兩
首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唯恐開
鑿已田陰構吏胥皆柅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
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
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
芋于瀆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敘其勢深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十

利於三州之田也錫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
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
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
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云有三萬六
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
愈廣幾多頃也鰲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
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
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主租或置其田捨其廬

而浦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
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鰲又嘗遊下鄉切見陂
隄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
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
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汙澤
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鰲命屬吏殿丞
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塞將欲疏
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土

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
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
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
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執然也凡江湖諸浦
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
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
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
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

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
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
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
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
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
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
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
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三

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
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
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
石楔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
及開通苗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郊甬嘗欲使
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
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
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

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
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
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
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
且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
本各言其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為一圖
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
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三

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
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
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
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
行近又訪得宜興西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
吳瀆泄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
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瀆
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

州王覲奏請開海口諸浦鍰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
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
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
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
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工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
沙泥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
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
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四

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
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鍰觀合開三
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
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
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
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
入江開夾亭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
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石瀆蘇州

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李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
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
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
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
丈尺之力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
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
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
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五

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
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
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何耶錡曰昔之太湖及西
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
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
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
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
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

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
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
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或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
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
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
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鏐以謂
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
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六

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
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
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曰切觀諸縣高原
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
之人停瀦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
之中未常瀦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
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鏐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
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

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瀉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過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過百川今之人所以異古者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七

凡如此也鍰切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鍰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

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鍰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令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苗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為害今苗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鍰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

三吳水利錄

卷二

六

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鍰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鍰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

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
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
塘湖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鴟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九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龜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竝皆疏

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為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
知伍堰之水利害錡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
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錡參
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

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
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
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制牛於堰上挽拽
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常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
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
來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秋大水江湖
泛漲則圍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
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二

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
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
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洶
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
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
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
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伍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
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

歸太平之蕪湖下至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
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
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迹究也難者曰
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鍰
荅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
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
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三吳水利錄

卷二

三

三吳水利錄卷二